

A S

联合国 大 会



Distr.
GENERAL

A/33/185
S/12778

19 July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暂定项目一览表* 项目 28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三年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现奉本国政府的指示，我荣幸地请阁下注意从内幕消息得来的新证据，证实了安卡拉政权为了从土耳其把居民输入塞浦路斯所用的方法，包括伪造，显示这些居民好象是在塞浦路斯出生的身分证，从而予谋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

这些方法是尤苏夫·阿基乌兹的书面声明中的第一手报道揭露出来的，他因遭受被占地区军队的虐待和压迫而逃到该岛自由地区。

他的声明是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以本民族的语言向塞浦路斯当局自愿提供的。 声明的英文摘录载于附件中。

这种想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的罪行，以及仍在土耳其侵占下的北部使人根本无法接受的整个情况，都不过是由于没有如《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制订执行措施来实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而造成的。

为了经由建立国际法定秩序和安全来解决象塞浦路斯这种国际问题，这些执行措施日益有迫切的需要。

* A/33/50/Rev. 1

A/33/185
S/12778
Chinese
Page 2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在暂定项目一览表项目 28 下和安全理事会的一份文件
散发，我将表示感激。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塞农·罗西季斯（签字）

附件

“我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生在土耳其特拉布松省马奇卡区卡利安·贾伊尔莱村，六岁在该村上学，读了五年书。

“塞浦路斯被侵占之后，埃杰维特总理通知我们村长马哈茂德·伊阿迪林说，谁想移民到塞浦路斯，就来作必要申请。七十家去申请了，包括我的一家在内。

“从我们村庄到塞浦路斯去的70家中，包括：阿里·戴克，墨赫梅·戴克，哈桑·戴克，尤苏夫·戴克，杜尔苏·阿里·耶斯利留兹等。

“后来，来了另一份通知，提及到塞浦路斯去的移民会得到什么，叫想去的人去填有关的表格、他们会得到电视机、冰箱、家具、一幢房屋，至少50杜努姆的地。国家会付从村庄到塞浦路斯的路费。

“我们村里有150家，其中70家申请去塞浦路斯。我们坐公共汽车从村庄来到梅尔辛。我们是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离开村庄的。我们停在特拉布松，我们在那里拿到的护照显示，我们是以游客身分进入塞浦路斯的，实际上，我们是移民到塞浦路斯去的。

“一月十八日我们到达梅尔辛……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我们上了船，一共有200家，而70家来自我们的村庄，其余来自土耳其其它地方，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到了法马古斯塔，在那儿我们见到住房部主任（土族塞人），他对我们表示欢迎。

.....
“我们后来被调到瓦西利亚落户。我的一家得到5杜努姆的柠檬园、一幢房子、3杜努姆可灌溉的地和5杜努姆可种谷物的地。

“土地是按家庭人口来分的。他们没有给我们电视机、冰箱或家用器具，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到达去抢劫。我们迟了一点。他们只给我们几张床、一张桌子

少数椅子……。

.....

“在瓦西利亚，还有 80 名左右土族塞人。我们在村里一直不断同他们吵架因为大家互相侵占对方的财产。土族塞人同移民之间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用枪格斗，但无人伤亡。军队和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

“我后来发现，同我们一起来的其他几家定居在圣·特里阿达、特里可莫、达弗罗斯。

“在我们到达塞浦路斯六、七个月之后，我们获得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公民权。他们发给我们身份证。我的身份证载明我是出生在尼科西亚的。

“在塞浦路斯，从法马古斯塔到莫尔富都有移民。从土耳其来的移民还继续不断，这就是说，他们是以游客身分来的，但就作为移民定居在塞浦路斯了。大多数移民来自阿达纳区。这些移民都是穷人，几乎都是文盲。有些是熟练工人，但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偷。他们的想法是：你有，我没有。我就来拿吧。当房主离开家时，一定会有小偷来光顾。

“关于我们服兵役的文件是通过土耳其大使馆发来的。大使馆把资料送给有关的塞浦路斯土族当局，后者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把所有有关的人召集到凯里尼亞去。当天全区的 67 名移民到凯里尼亞去应募。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内政部长想把我们送到土耳其去受训。土族司令员哈桑·萨格兰不同意内政部长的建议，他命令说，我们应当在法马古斯塔的居尔谢兰营地受训……。

“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另外 115 名移民被征召了。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还有另一批移民被征召入伍。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二日应募的 115 名移民也正在居尔谢兰受训。

“大约在三月初，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应募入伍的移民受训完毕……。

“我们的训练包括小型武器的使用和操练。他们把我们分成两个排。我在第一排，接受 A-4 机关枪使用训练。第二排接受 60, 81 公里迫击炮、PAO 无后坐力炮、高射炮训练。他们也给我们看四管高射炮，这是他们从下一个营地拿来的。该营地包括一个高射炮部队——我想大约一连……”。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我们受训完毕，67 名受训练人被分到阿尔里透的第七团的各部队。该团的司令是土族塞人，名叫奥兹曼·凯马尔。

“在参军之前，有人在结婚典礼时打架，我的名字也被卷进去了。我被拘留了一个月。那段时期，我挨打，备受虐待。我被打掉两颗牙齿。这就是为什么我逃到希腊这边的理由之一，也因为陆军中的压迫和野蛮，使人无法忍受……”。

- - - - -